

感情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对或错
只是爱或者不爱／感情的天平
亦无法用付出和得到来衡量
如果一定要说亏欠
那么／你欠我一个幸福

百合依然／著

你欠我
幸福

你欠我

幸福

百合依然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欠我幸福 / 百合依然著.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415-3401-0

I . 你… II . 百…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995 号

你欠我幸福

百合依然 著

出 版 人 : 李安泰

责任编辑 : 刘珈辰 江 丽

责任印制 : 兰恩威

出 版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680 × 980 1/16

印 张 : 18.75

字 数 : 31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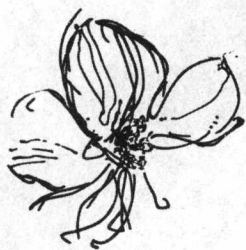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15-3401-0

定 价 :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感情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对或错，只是爱或者不爱。感情的天平，亦无法用付出和得到来衡量。如果一定要说亏欠，那么，你欠我幸福。





你欠我幸福



第一章

“我和 Gary 周末去厦门，领证。”海蓝做完第一百个仰卧起坐后，微微喘了口气，转过头对旁边的陈清扬说。

陈清扬一个仰卧起坐正做了一半，憋着气费劲地问：“什么？”

“我说，我周末要去领证了。”海蓝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

“票都买好了？真想清楚了？决定步入已婚妇女的行列了？”陈清扬一连三个问句，貌似惊异，实则早已了然于心。

“嗯，想清楚了。”海蓝一脸幸福的笑。虽历经八年的爱情长跑，可是一朝修得正果，还是有着初恋般的甜蜜。

“为什么去厦门领证？你和 Gary 家都不在那儿。是不是想体会私奔的感觉？”

“我户口在那儿嘛。本来也可以去成都，他的户口在那儿，可是，想着反正过年要回去，所以还是决定去厦门。”

“嗯，无亲无故，就你们两人，真有点亡命天涯的感觉。”

“你就乌鸦嘴吧你。”海蓝早已习惯了陈清扬的信口开河。

上完瑜伽课，海蓝去前台办理停卡手续，停卡一个月，蜜月。陈清扬在

一旁打趣：“风萧萧兮易水寒啊。等你再回来，已是他人妇，想想真可怕。”

海蓝不理睬陈清扬的酸文假醋，自顾低头填写表格。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转头对陈清扬说：“哎，晚上一块儿吃饭吧，叫上小乔。”

“干嘛，想来个单身 party？”陈清扬这两天正在看 FRIENDS，想起了美国人的习惯。

“哎呀，找个借口饱食一顿嘛，好久没腐败了。”

“行，去哪儿吃？我给她电话。”说到吃，人人俱欢颜。

接到陈清扬电话的时候，赵小乔正在地铁里进行每日例行修炼，一时为矛——杀出重围，起势如洪；再一时为盾——任你如何来势汹涌，我自岿然不动。相信这会儿一定会有人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若何？你丫找抽呢吧！

“什么？去哪儿？哎，我听不清，地铁上呢。清扬，你发短信给我吧，人太多了。”说罢便挂了电话。

“哎，挤什么挤，没见过我都快贴着门了吗？”赵小乔回头对身后一小伙子喝道。这厮估计是要下车了，可是他左探一头，右探一脚，把赵小乔左推一把，右拨一下，愣是没从人群中钻过去，白长了一副贼头鼠脑。陈小乔在办公室憋了一下午的气这会儿终于找到了出口。

这小伙子历尽千辛挤了一身汗还没挤到门口，此刻又遭人臧否，自觉比窦娥还冤，不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然，是打了折扣的。“喂，依讲讲道理好不啦，挡在门口，叫人家哪能出得去呢？”

“什么叫我挡在门口？你瞅瞅我有地方给你让吗？”赵小乔素来痛恨这种小男人腔调，吵个架还要翘个兰花指，一口一个“好不啦”，偶尔壮回胆拍次桌子还要悄悄把拍痛的手在大腿上揉，没劲！

“哎，依帮帮忙，都是乘车的，借借过，对不啦？你看你凶得来……”小男人一边兀自唠叨个不停，一边继续奋战。

“嫌我态度不好？去，去买一 BMW 啊，后窗再贴一个‘别骂我’，看谁态度不好就撞谁！”

“喂，你怎么好这么讲话的？你这个女人简直是……唉，算了算了，好男不跟女斗，我不跟你吵，我不跟你吵好吧！来来来，这位先生，麻烦你让让，劳驾啊。”小男人在有限的空间里摇着头叹着气，身体几经扭曲，终于在门要关上的一刹那夺门而出。

赵小乔恨恨地看着小男人的背影，恨不能揪着他的领子回来再吵一架方才



痛快。

等赵小乔赶到的时候，陈清扬和海蓝正对着一锅翻腾的鲜鱼丸虎视眈眈并觉得已快要饿得羽化为仙了。

“小姐，我们俩等你等得一条活鱼都变鱼丸了。”陈清扬夸张地开玩笑道。

赵小乔却一反平日嘻嘻哈哈的样子，不理睬陈清扬，沉着脸一言不发地坐下。

海蓝见状忙问：“怎么了？好像心情不大好的样子。”

“别提了，今天在公司跟老板吵了一架，到了地铁上又跟一龅腮男吵了一架。真邪门了，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这么晦气？”

“为什么跟老板吵啊？”陈清扬赶紧收起笑容，一脸认真地关心好友。

“谁跟她吵了。这女人变态，看我不顺眼，存心找茬。猴年马月的事了，这会儿翻出来嚼蛆。”赵小乔越说越气。

“到底为什么事啊？”海蓝依然听得一头雾水。

“唉，算了，不说了，说了心烦。”

“就是，吃东西是正经。赶紧吃吧，我都快饿死了。”陈清扬给赵小乔夹一个鱼丸放碗里。她知道，不等这顿饭吃完，天大的事在赵小乔都会成过眼云烟。

“对了，怎么想起今天聚了，又不是周末？”几个鱼丸下肚，赵小乔才想起今晚的聚会主题不明。

“今晚是海蓝的告别晚宴。”陈清扬说。

“什么告别晚宴？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赵小乔不明所以。

“没什么事。就是我和 Gary 这个周末要去厦门领证，所以今天想和你们一起吃个饭，正好也好久没聚了。”

“噢，是吗？怎么这周就去了，不是说下个月吗？”

“这个月有特价机票。”海蓝解释道。

“喂，谈谈感受吧。是不是特兴奋？”一阵埋头苦吃之后，陈清扬乘中场休息的当儿问海蓝。

“没什么特别的感受。真的！可能在一起时间太久了吧。知道两个人结了婚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和现在有太多不同，所以没有什么兴奋的感觉。”

“嗯，看来同居还是有好处的，起码可以消除恋爱生活和婚姻生活之间的落差。虽没有惊喜，但也不至于有失落。而且，一般来说，婚姻带给人的，总是失落多过惊喜。”陈清扬煞有介事地点头说道。

“嗯，是的。”海蓝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我想可能领证的时候，会有点兴奋吧。”接着，又无限憧憬地说。毕竟，结婚、嫁人是一个女人一生赋予了最多想象的一件事——从她还是个小女孩起，她就开始浮想联翩，历经至此，早已推翻又写就了无数个版本，场景也早已烂熟于心。

“嘿，一领完证就给我们发短信啊，我们也好和你同乐一下。”小乔比当事人显得还兴奋，刚才的不快早已抛之脑后。

“好，一定一定。”

“哎，我说，以后我们三个无论谁结婚，我们都像今天一样来个告别晚宴吧，好不好？”小乔为自己的主意欢欣鼓舞。

“好呀，那下一个肯定是你了。”陈清扬半开玩笑地说。小乔和王正的恋爱正如火如荼，不出意外，明年应该可以喜结连理。想到此，陈清扬有些黯然，眼看周围的朋友嫁人的嫁人，谈恋爱的谈恋爱，可自己还是孤魂野鬼一个，不禁悲由心生。

“最好你们两个明年一起办了。”海蓝体贴地对清扬说。陈清扬听了，勉强笑笑，心里愈发难过。是谁说的，冬日的寒夜，把人冻得麻木也就罢了，一点点的微温，反而更让人冷彻心扉。此刻，海蓝的体贴无异于此。

“来来，咱们以茶代酒，祝海蓝……”

“行了，别祝我了，我已经没有后续篇章了，你们可还精彩无限呢。”海蓝打断了小乔的祝词。

“那是，你已经是影片结束那个‘完’字了，我和小乔可是精彩的下集介绍。”陈清扬嘴上逞着强，心里却想，什么时候，我的“完”字才会出现啊？

“好，那咱就祝下集更精彩！”

“嗯，千万别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哈哈……”三个人笑成一片。

酒足饭饱，三人道别，各回各家，海蓝说等从厦门回来，再正式请大家吃饭，可携家属。

陈清扬刚到家，电话便响了。是赵小乔。

“清扬，到家了吗？”

“刚进门，怎么了，不会刚分开就想我吧？”



“少肉麻了你。跟你说正事。你说海蓝结婚，咱们是不是该送点什么？我觉得给钱没意思，你觉得呢？”

“是啊，我刚才也想呢。可是，不送钱，送什么呢？也不知道她需要什么。”

“我想送点有意义的，特别点的。”

“什么样的是有意义的，特别点的啊？小姐，能不能具体点？”陈清扬问道。

“唉，一时半会儿的，我也想不出来，所以才想听听你的意见。”赵小乔一边说一边打了个呵欠，“要不，你再想想？我有点困了，洗洗睡吧，明天还要去无锡呢。”

“好吧，好吧，你睡吧。真不知你打这个电话有什么意义。”陈清扬嘟哝着，一边又笑了，她能想象赵小乔手拿电话睡眼蒙眬的样子。

晚上躺在床上，陈清扬想着该送什么礼物给海蓝，送礼当然要那种雪中送炭的，绝不能干锦上添花的事——纯粹是资源浪费。他们最缺的是什么？房子呀。可是，陈清扬她自己连半片瓦都没有。眼下自己住的这一室一厅是租的，家具是房东的，电器是房东的，放眼望去，除了那一橱的衣服还有几大纸箱的书，其他的，全是别人的。唉，表面光鲜亮丽的生活，实际虚弱得不堪一击。简直不能想，现在不能想，未来更不能想，想想都让人绝望。

陈清扬想起每当海蓝和小乔谈论起房价、装修时，自己则完全像个局外人一样插不上话，非但插不上话，这种话听在耳中对她都是一种刺激。她多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加入这样的谈话，讨论墙壁该刷什么样的墙漆，厨房的橱柜该选什么颜色——这是一种琐碎的幸福，这种幸福。是陈清扬渴望得到却又一直未能得到的。

总有一天，我会幸福的。陈清扬模糊地想着，翻了个身，沉沉地睡去。睡着的陈清扬，嘴角弯着一抹笑，也许，那是幸福的样子。

你欠我幸福

第二章

早上一进公司，就见大堂中央摆放了一株圣诞树，并且挂上了铃铛、小礼品——不用说，都是空包装而已。陈清扬想，形式主义，倒不如直接挂人民币在上面来得实惠。同时感叹中国人现在过洋节的热情真是与时俱进。陈清扬现在越来越怕过节，别人的热闹，只是衬托自己的孤单。

还没走进办公室，就听到了唐远的声音：“哎，圣诞节啊，可怜没人陪啊！你们都怎么过啊，老乔？”

“过啥圣诞节，洋人的节，咱不过。”

“切，结了婚的男人真没劲。刘虹，你呢？”唐远誓将八卦进行到底。

“我？我要带我儿子去上课。”

“噢，天哪，怎么女人一结婚好像马上就变成老阿姨一样，一点情调都没有了。”唐远夸张地哀叹，“算了，石头，我看，还是咱俩凑一搭子，过过算了。”

“我？我没时间。马上要考试了，我得在家好好复习。”石头说话也像石头一样，又硬又实在，一点回旋余地都不留。

忽然，唐远看到走进来的陈清扬，如获至宝：“喂，陈清扬，圣诞有安排没？”

“那还用问，陈清扬的圣诞大餐早就安排好了吧，还等你？”不等陈清扬开口，早有好事者代为回答。



“喂，怎么样，反正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不如临时友情组合一下，好不好？”唐远一面嬉笑着，一面习惯性地坐在陈清扬的桌子上。

陈清扬不理睬唐远的建议，敲了敲桌子，似笑非笑地说：“据我所知，人类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学会直立行走了，你怎么回事？忘掉进化了？”

“哈哈……”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唐远并不生气，讪讪地边从桌子上跳下来，边说道：“怎么样啊，去不去啊？”

“谁告诉你我是一个人？”陈清扬反问。

“咦？你不是没男朋友吗？”唐远真诚地诧异。

陈清扬笑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有时候，内心的虚弱只能用沉默来掩饰。

上午开会，林总又一次强调四月份的 QS 审核志在必得。显然，林总是准备把这项工作当做自己走马上任后的政绩工程的。

“陈清扬，你要给我好好抓这件事。你要负责公司的每个数据、每个指标，你必须一项一项仔细地核对。你要建立一个数据库，所有的数据都从你这里来！”老板的话掷地有声。陈清扬听得直咽冷气。说完最后一个字，老板的眼神凌厉地落在了陈清扬的脸上。

陈清扬知道，老板此刻需要的就一句“Yes, Sir”。但她同时也知道，这话出去，就等于自掘坟墓。老板新上任不久，对于公司的 QS 体系一知半解，常常给陈清扬发出一些她职责范围之外的指令。比如今天这事，各部门的指标数据理应是各部门经理最需要关注的。再往大了说，也是老板你需要关注的。总之绕来绕去，也不应该是我陈清扬来负责。可这话能直接对老板说吗？当然不能。但她也不能什么也不说，于是陈清扬迎着老板的目光说道：

“林总，我核对这些数据没有问题，但您看是不是这样：各部门指定一个人，专门负责本部门各项指标、数据的收集，经过本部门经理确认后，每月规定一个时间，统一汇总在我这里？”

林总偏着头略一思索，点点头说：“行啊，OK，没有问题。我只要求，对外的每一项数据都是能够经得起别人 challenge 的。”

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小项在 MSN 上给陈清扬发来一条信息：“听说咱们的新头儿要来了。”

“来了好，省得我直接跟林总汇报。”话虽这么说，可陈清扬心里明白，就算此刻空降一个质量经理，如果他不懂 QS 这套体系，那么，她还是逃不掉。换句话说，



她是被林总盯上了。

“新来一个也没用，肯定老林有事还会找你。”

“是啊，真烦。”陈清扬在心里叹了口气。

“其实，你还不如出去找找方向。这里待着有什么意思？钱不多，事不少干，还要受老林的气，何苦？！”

“唉，我现在都不清楚出去找什么样的工作，QS是咱们公司才有的，其他公司根本不了解这个。”

“你还想做这个呀？反正我是没什么雄心壮志，不想做女强人。我只要工作轻松一点，钱够我花就行。女人嘛，嫁人是正经，找个有钱的老公，日子过得不要太开心噢。”小项的老公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据说收入不菲。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命好呢？”陈清扬敷衍地说。心里却想，这年头，谁能指望谁？还是靠自己最保险。然而，这话是没错，可真的万事都靠自己，就像苏青说的那样，连房里的一颗钉子都是靠自己的时候，身为一个女人，不是不悲哀的。

海蓝的宴请定在了平安夜那晚。事先海蓝就问过了陈清扬和赵小乔时间是否合适，会不会妨碍佳人有约。

陈清扬说：“佳人都是遗世而独立的，鬼才约。”

赵小乔的回答很直接：“都老夫老妻了，还什么佳人有约？对了，在哪儿吃？”

“都请了谁？”陈清扬的关注点和赵小乔不同。

“我们想在辛庄的 CORNER COFFEE，他们老板发短信告诉我平安夜晚上有圣诞自助餐，还有活动。十人以上打八折。没其他人，就是你们两个、王正，还有我的两个朋友、Gary 的几个同事。”

“男的女的？”赵小乔问，她知道，陈清扬肯定也想问，可她一定不会问。

“我的两个同事是女的，Gary 带四个男同事，两个单身。”有些事，她们三个早有默契，彼此心照不宣。

“不错啊。清扬，你可睁大眼睛挑啊。对了，帅不帅？”

“那我就不清楚了，好像有一个挺帅的。不过，清扬一向对帅哥不感冒的。清扬喜欢熟男。”

“行了行了，越说越离谱了。海蓝，这可是你的结婚喜酒，不是我在选秀。”陈清扬说。



9

第二章

“嘿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要是能顺便把你的终身大事解决了，也是一件造福人类的大好事啊！搞不好我能上 2005 年度感动中国风云人物榜呢！”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陈清扬哭笑不得。仿佛恋爱结婚，到了她这个年纪，就已经不再是她自己一个人的事了。

你欠我幸福

第三章

平安夜那天恰好是周六，天气晴好，预报说最高温度十二度，竟有几分小阳春的感觉。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太阳光懒洋洋地照在身上，人也变得慵懒，这样的天气，即使在街上无所事事地随便走走，都是难得的幸福。陈清扬决定出去逛逛街，正好买件小礼物。海蓝说晚上的 party 有个活动是抽奖，要求每个人都准备一份小礼物。

街上、商场里到处人头攒动。商家竞相打出各种促销广告，你满三百送一百，我就全场七折，你送代金券，我就折上折。折扣如春药，激发起了女人们强烈的购物欲，管它需要不需要、有用没用，哪怕买回去一次都不穿呢，咱就图这份折扣。最终宾主两欢颜，买的，大包小包抱满怀——货币只有在转换成物质形态后才能带给人实实在在的满足；卖的，心里拨拉着算盘珠，早已是赚得盆满钵满——谁说中国人不应该过洋节？！洋为中用，赚钱才是硬道理！

陈清扬素来害怕这种肉搏场面，于是避而去客流较少的化妆品柜台和饰品柜台。她在一家卖银饰的柜台前徘徊了许久，这里的银饰简单而别致，是她喜欢的风格。最后，陈清扬决定送自己一份圣诞礼物，礼物是用来寄托感情的，可如果感情无处投递，就只能自己留着，暂时无人可爱，就爱自己吧。她选中了一枚指环，没有任何花纹修饰，干干净净的，套在中指上正合适。陈清扬摩挲着看看，满足



地笑了。

“小姐，你皮肤白，戴上这个很灵的。老清爽。”柜台小姐不失时机地推销。

“多少钱？”

“打完折四十九块。”

“好，开票吧。”

“对了，小姐，要不要包上？我们今天免费包装的。”

“嗯，不用了。”陈清扬沉吟一下，又改了主意，“还是包上吧。”既然给自己送礼物就送得正式一点。

当售货小姐把包装精美的小方盒放在陈清扬手中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合上手心，心里默默想：希望能带来一份好运。

逛完街陈清扬刚踏进家门，就听到电话铃声催命一样响个不停。

电话刚一接通，赵小乔的声音就直冲耳膜：“小姐，你跑哪去了？你手机怎么打不通？”

“我逛街去了。”陈清扬一面应声，一面从包里翻出手机看，“噢，手机没电了。”怪不得一下午都这么安静。陈清扬还为此感慨人老色衰门前冷落鞍马稀呢。

“晕倒！我打你手机打不通，家里电话又没人接，以为干嘛去了。”

“干嘛去？投奔黄浦江？那你们以后祭奠我可别往里面扔粽子，我不爱吃那个，而且还污染环境。”

“呸！你嘴里能不能说点好话？好了，不跟你瞎贫。我就是问你几点过去。我和老王准备等会打车过去，顺便弯到你那儿把你一接，咱们一块去。怎么样？”

“当然好了。我在家等你们，你们出发前给我电话。海蓝说七点开始，咱们也别去太早了，怪傻的。”

“行，现在是六点，半个小时后我们出发。你在家等我们。先这样吧。对了，你的手机赶紧充电。别误事！”别看赵小乔比陈清扬还小两岁，有时候啰唆起来，堪称大妈级别。

陈清扬刚换好电池，开机，手机便滴滴答答叫起来，嗒，十几条短信。逐一看过，全是成品短信，像超市卖的熟食一样寡淡无味，其中有几条的内容还是重复的。唉，真是一个情感和文字都匮乏的年代！

等陈清扬她们赶到 CORNER COFFEE 的时候，海蓝小两口，还有海蓝的两个看不大出来年纪的女友已经到了。因为人多，便将三个小方桌连起来拼成一个

长桌，那架势还真有点圣诞大餐的味道。陈清扬她们落座后正好空了四个位子。

“还有我几个同事，刚发短信了，说路上堵车。” Gary 给大家解释道，转过头又对服务员说：“小姐，麻烦你再给我加把椅子。”

“怎么还要加，四个，不是够了吗？”海蓝问。

“噢，刚才 Ricky 发短信说老麦正好和他们在一起，就一起过来玩了。”

“老麦？就是你们那个副总？”

“嗯，对。”提到老板，Gary 的面色不由自主地庄严了起来。

“啊，老板瞎来凑什么热闹啊，多没劲。”不等其他人有所反应，赵小乔先喊了起来。她在公司受到顶头上司欺凌，因此，认为所有老板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那我们是不是得注意下座次啊？你们老板来了坐哪儿？”海蓝不愧做销售的，事事比别人想得周全。

“无所谓吧，就让他们几个坐那张桌子吧。”

“那太挤了，我们这边还是再挪挪吧。”

于是一阵桌椅板凳乱响。重新排列组合之后，陈清扬作为单数排在了队伍最后。

“等会儿，让麦总坐清扬对面，正好是双人桌，在中间。”海蓝安排道。陈清扬想，海蓝将来一定是个帮助夫婿觅封侯的贤内助，如果 Gary 以后仕途得意，这里边有一半功劳得是海蓝的。

“哎，陈清扬对面这个位置不是随便乱坐的，要单身！”赵小乔突然说道。

“喂喂喂，赵小乔，你这么大声干嘛？你真恨不得我左脸刻上‘单身’、右脸刻上‘招婿’然后满大街招摇是不是？”陈清扬又羞又恼。

“这有什么，男婚女嫁，又不是偷鸡摸狗，有什么不能说的？”赵小乔不以为然。

“好了好了，老麦就是单身。”海蓝一看气氛不对，赶紧出来打圆场，末了，又转头跟 Gary 落实，“他是单身吧？”

“嗯，离异独身。” Gary 说话一向有着技术人员特有的简洁、专业。

“有小孩没？”赵小乔关心地问。

“哎哎哎，你有什么想法啊？”一旁的王正终于发了话，一把把赵小乔拉回到座位上。

“这个，不大清楚，好像没有吧。” Gary 皱皱眉，想了想说。

“我就问问，放心。”赵小乔嘻嘻笑着对王正说，“替清扬问的。”一边说一



边冲清扬扮鬼脸。

陈清扬苦笑着对赵小乔说：“小乔，谢谢你体恤下情。”

正谈笑间，门被推开了，几个男人鱼贯而入，前面四个清一色的黑色大衣，只最后一个进来的，身着红色羽绒外套、牛仔裤，与前面四个的意大利黑手党打扮有异。这五人个个身材挺拔，走进屋内顿时显得房间局促起来。在座的人纷纷引颈侧目，连音量一下子都小了下去。

“哇，好帅。”赵小乔低呼一声，王正白了她一眼。小乔自知失语，忙又把头靠在王正肩上，起腻地说了句“没你帅”。

“Ricky，这边。”正当各人暗自品度之际，Gary 起身招呼，说明了来者身份。

Gary 一一介绍道：“这位 Ricky，我部门同事。这位 Henry，我大学同学兼同事。Jack，我老板。Housy，也是我们部门的。这位，是我们公司老板，麦总。”

噢，原来是“红衣主教”。陈清扬暗想，同时也在想，Gary 今晚回去一定要受海蓝的教育了：怎么把老板放在最后一个介绍，这是社交礼仪的大忌。

“别麦总麦总的，叫我老麦就行了。”红衣人笑起来倒是和蔼可亲。当老板的，这点应酬功夫还不是驾轻就熟？

“好了，介绍完蓝队，该我介绍红队了。”海蓝这边也站了起来，把陈清扬她们逐一介绍一遍。陈清扬想说，你们两个倒真是夫唱妇随，简直绝配。

所有的人都点头微笑说“你好”，其实谁也没记住谁。

一番谦让之后，大家又都重新落座各就各位，陈清扬对面，正坐着“红衣主教”。

海蓝充分发挥了她销售人员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特质，将原本不熟的两组人应酬得滴水不漏。

赵小乔一贯地自来熟，取食物递水的当儿，便已和长相同梁朝伟有几分相像的 Housy 攀谈了起来，并开玩笑称他“上戏的哥哥”。陈清扬则是红酒牛肉大快朵颐。九十八一位，怎么也得先吃回来再说！过一会儿赵小乔附在陈清扬耳边说：“可惜了，有妇之夫。”说罢，叹了口气，颇有点王孙公子叹无缘的意思。接着又劲头十足地说：“Jack、Ricky 可都是单身，你抓点紧，别光坐在这儿闷头傻吃。”说完不等陈清扬答话，便转身去招呼被她冷落的王正去了。

陈清扬恨恨地瞪着赵小乔的背影，嘟囔道：“不吃我来干嘛？”一边转头，却看到“红衣主教”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颇有意兴地在看她。陈清扬脸腾地一下